

我的妹妹，我的爱 史盖乐·蓝派克秘史

JOYCE CAROL OATES [美]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著 刘玉红 袁斌业 译
My Sister, My Love The Intimate Story of Skyler Rampike

历经困扰挣扎终能化茧为蝶 一位亲历未解谜案少年的自白
谜底，在饱受折磨的灵魂深处……

我的妹妹，我的爱 史盖乐·蓝派克秘史

〔美〕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著 刘玉红 袁斌业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1-1081 号

Joyce Carol Oates
MY SISTER, MY LOVE

Copyright © 2009 by Joyce Carol Oat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US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妹妹,我的爱/(美)欧茨著;刘玉红,袁斌业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804-1

I. ①我… II. ①欧… ②刘… ③袁…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0923 号

特约策划：吴文娟
责任编辑：马爱农 姚翠丽
封面设计：丁威静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制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数 470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6.25
版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978-7-02-008804-1
定价 39.00 元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妹妹布莉丝
(1991—1997)

作者的按语/声明

虽然《我的妹妹，我的爱：史盖乐·蓝派克秘史》源于美国二十世纪末一桩著名的“真实悬案”，但它纯粹基于想象，作者没有刻意去描绘现实中的人、地方或历史事件，这包括蓝派克家里的所有人物、他们的律师和朋友。“地狱小报”里的描写也无意真实传达媒体对这一犯罪行为的反应。

绝望是一种精神之病，自我之病，可能相应地有三种形式：因为不知道拥有一个自我而绝望，因为不想成为自我而绝望，因为想成为自我而绝望。

——瑟伦·克尔凯郭尔
《致死的疾病》
(霍华德·V 和埃德娜·H. 宏 译)

毫无疑问，一个只有十岁的漂亮女孩之死是世上最富诗意的话题。

——E. A. 皮姆
《创作的美学》，1846

目 录

第一部	红墨之心	1
第二部	“天底下最快乐的小女孩”	31
第三部	冰雪小公主	193
第四部	死后发生的事件	277
第五部	事发之后	353
第六部	漫游地狱，重归人间	439
尾声	505	

第一部
红墨之心

你不属于这里

我的妹妹，我的爱

史盖乐救救我 史盖乐我在这个地方太孤独了史盖乐我真怕 史
盖乐我很痛 你不会把我丢在这个可怕的地方吧 史盖乐？

九岁，十个月，零五天。

我脑海里尽是这孩子的声音。

“幸存者”

名存实亡的家庭，天下皆是一般。“幸存者”亦如此。

我嘛，我是美国一个声名狼藉的家庭“幸存下来的”孩子，不过十年后，你很可能已经记不得我是谁了，我叫史盖乐。

这个名字很好记吧？史盖乐：天空^①。

我父亲特意给我起这个名字，我是长子，是男的，他希望我成就大业。

我父亲毕克斯·蓝派克相信，我有了这个名字，就能超凡脱俗。

我的姓——“蓝派克”——让你直眨眼吧？蓝一派克，这你肯定听说过，除非你故作迟钝，或假装“高高在上”（就是说，高于美国那片创痕累累的庸俗大地），或脑筋有问题，或真的年少无知。

蓝派克？就是那一家吗？那个小姑娘是个滑冰选手，就是那个……

不管是谁干了那件事，毫无……

是她父母，要么是个性欲狂，要么……

在新泽西的什么地方，好些年前的事了，至少有十年了……

这就是为什么——终于来到这个问题了！——不管这为什么是什么，我就从它开始吧，这算是个人档案吧——一份“独特的个人档案”——它不仅仅是回忆录，而且（也许）是一次心声的袒露。（既然史盖乐·蓝派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杀人嫌疑犯，你会觉得我有很多事情要坦白吧？）因此，这份档案不会按时间顺序进行线性的叙述，而是坚定不移（即便难以察觉）地以内在的逻辑为线索，走自由联想这一路子：我不是专业作家，文笔粗糙，不虚饰，不造作，不会令人起疑，且字里行间充满内疚之情。一个抛弃六岁的妹妹，任其听

^① “史盖乐”原文为“Skyler”，字面意思为“天人”——译注。

天由命的“幸存者”有这样的感受是合适的。这一行为发生在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凌晨某时，就在新泽西丽山我们家里。对了，我就是那个蓝派克。

本人乃一六岁小孩的哥哥，她哪怕不是全世界或整个北美最有名的孩子，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孩子：你听说过有多少六岁大的小孩——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不是美国人——能像布莉丝·蓝派克那样，大名人听说过，脸人人认得出？有多少人在网上有超过五十万次的转载？有多少人有机会在超过三百个网站/网页/博客中名垂青史？维护这些网站网页的都是些忠实的或疯狂的崇拜者。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全国每个六岁小孩的父母都恨不得自己的孩子能有这样的名气，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妹妹是在死后才如此出名的。

我，史盖乐，又怎么样呢？像肥皂泡那样无声无息，被人遗忘。好吧，就算是个怪模怪样的肥皂泡吧。如果你一直关注布莉丝·蓝派克案件，很可能也会顺便瞟一眼史盖乐。你迫不及待、专心看网上那些东西的时候，已经忘了这个当哥哥的，他眉头紧锁，一本正经，一脸责备。这些东西包括蓝派克家被盗取的家庭照片，非法获得的犯罪现场的照片，停尸房的照片和验尸报告，还有布莉丝·蓝派克的视频，没完没了。一九九六年她在纽瓦克战争纪念中心冰冷闪烁的室内滑冰场上赢得比赛，成为“史上最年轻的”泽西冰雪小公主，这是她短暂而辉煌的滑冰生涯的顶峰。她身穿草莓色缎子滑冰服，缀着金片，漂亮的薄纱裙下白花边短衬裤隐约闪现，这个漂亮的小姑娘的金色卷发中跳动着小星星——“梦幻星团”——她湿润的大眼睛里也是星团跳动，她多“像个天使”啊。看着她，你觉得心在揪紧，这个小小的孩子独自呆在冰面上，闪亮的冰刀下流动的是冰冷的银色美景，啊！她一跃而起，观众一齐屏气凝神，双脚着地的一次旋转，单脚着地的一次旋转，哪怕是年纪大些的滑冰冠军，做这样的技术动作也是有难度的，时机必须把握得恰到好处，一点点因为疼痛而产生的犹豫、摇摆或退缩都将是灾难性的。虽然你已经无数次看过这段视频（如果你不幸成了我，也就是说成了史盖乐·蓝派克），你仍然会像其他人一样头冒冷汗，盯着冰上的那个小女孩，祈祷她不要滑倒在冰面上……布莉丝最终获得 5.9 的高分，满分是 6 分。

这套动作的配乐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轻摇滚迪斯科舞曲《跟着感

觉走》。

(我的读者中有没有哪位兄弟或姐妹患有反复抽搐症^①? 如果有,你会同情我无法控制的需要,那就是重复、回顾和修正我自己或我妹妹某些令人作呕的往事。)

大约在一九九七到一九九九年间,我的家庭声名远扬,或者说臭名昭著,你躲也躲不开那些令人心碎的照片,那个“天才”滑冰女孩在自己家中被谋杀。她的家就在新泽西一个富裕的地区,在乔治·华盛顿桥的西边,离桥不到八十英里。你躲也躲不开那个小女孩和家人一起拍的照片,尤其是媒体喜爱的那张照片,那是一九九六年圣诞节前,新泽西丽山蓝派克家客厅,一家人坐在一棵杉树前,杉树高达十英尺,装饰奢华。房子“部分复原”殖民时代的建筑风格。布鲁斯·“毕克斯”·蓝派克肩膀宽大,相貌英俊,他是布莉丝的爸爸,贝茜·蓝派克衣着引人注目,笑容殷切,她是布莉丝的妈妈,小布莉丝身穿深红色天鹅绒上衣,白色(貂皮)绒饰边,小脑袋上是闪闪发光的泽西冰雪公主桂冠,白色细孔袜,黑漆皮芭蕾舞平跟鞋发亮,还有那有名的甜蜜而羞涩的天使笑容。她在爸爸和妈妈中间,两人紧握她的胳膊肘。^②在这张家庭照的边缘,是那个无才无能的哥哥史盖乐,像是随时会被从照片上一刀剪出去。

“哥哥”的意思是,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我九岁,比布莉丝大三岁。

奇怪的是,现在,布莉丝死的时候,我比她大十三岁。史盖乐? 你怎么啦? 史盖乐,你也出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吗?

我不想描绘我的长相,现在还不想,做个“隐形的叙述者”挺不错。

这张一九九六年圣诞节在家里照的蓝派克全家福后来被印成圣诞节卡片,妈妈把它当成家庭的“官方照”,取代妹妹在一九九六年被授予泽西冰雪小公主称号之前拍的另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里,我还是个小孩子,身材矮

^① 反复抽搐症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病状,美国精神健康医生协会最近才发现它。

^② 如果你用放大镜,用一个布莉丝·蓝派克崇拜者特有的苛求仔细看这张被许多人下载的照片,就会发现“爸爸”毕克斯·蓝派克,他的左手在布莉丝的脚下掬成杯形,似乎是随意的。

小，笑容太殷切，像是用刀子修出来的。都怪摄影师喋喋不休地反复命令我们，请笑一笑！再来一个——请笑一笑！弄得那个身材矮小的小孩子笑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我想——抛开虚伪的谦虚——他们这么跟我说的——我“聪明”——“可爱”——甚至说我是“一个小绅士”——可没人说我“像天使”——更没人说我像我妹妹那样“特别上镜”，我当然也不“上镜”。根本没给我准备圣诞节的新衣！没有银桂冠！天知道妈妈花了一个小时紧张地打扮布莉丝那张脸，之后才扔给我皱巴巴的衬衫，用夹子夹住的领带，穿起来让人发痒的运动夹克和裤子。为了让布莉丝那张脸看上去像瓷娃娃一样漂亮、脆弱、无邪（这张脸后来为人熟知），必须化妆，把她软塌塌的细发梳成瀑布般的小卷卷，来衬托那顶桂冠，接着穿衣，脱衣，再穿衣，更别提妈妈为了让自己显出贝茜·蓝派克希望的那种光彩照人、泰然自若、而又充满母爱的样子，又不得不在她自己身上花了多少时间。^①她匆匆忙忙给我梳头，弯下腰来看我那双躲闪的眼睛，压低声音央求我，史盖乐亲爱的看在妈妈的份上请别动来动去的别做鬼脸！为了妈妈看上去开心点儿这是蓝派克家的圣诞节爸爸回来了我们要让全世界看看我们为布莉丝感到非常骄傲看看我们这个家多么幸福多么美满。

为了妈妈，我努力做好。你会看到我有多努力。

你看不出我腿瘸。我不是说在这种静止的照片里，而是在这种家庭的节日照里，我看上去像是腿瘸，像是畸形，蜷着身子缩在一角，像是要掉出照片外。你会忍不住凑近看我，想看看我腿上有没有戴着残疾支架，也许我缩在小孩坐的轮椅里，可都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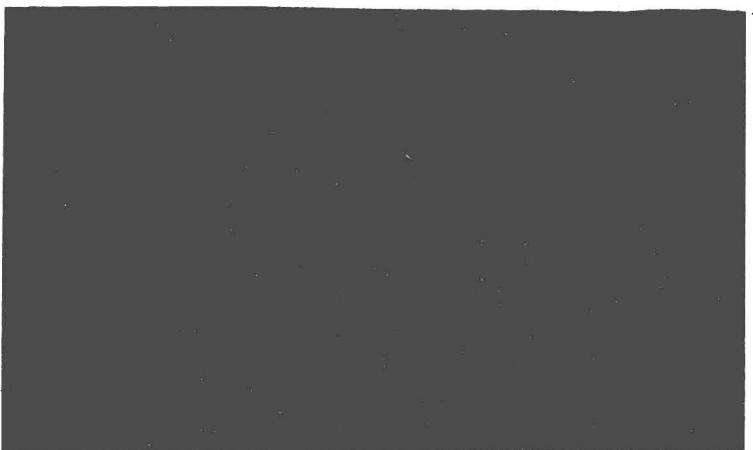
当然，我有“身体上的”毛病，“心理”也有毛病，小时候就“吃药”。（在新泽西的丽山谁不吃药呢？）

如果你记得史盖乐·蓝派克，就当你还记得我吧，那就是因为我并未现身的一次黄金时段的电视访谈。这次人人皆知的访谈节目是电视名人B_____W_____做的，在我妹妹去世几个月后播出。当时我父母听从律

^① 在这张照片里，贝茜·蓝派克只有三十三岁，可看上去老相，身材比那张脸更显老（脸像雷诺阿画笔下的姑娘，面容丰满，两颊通红）。在布莉丝像彗星一样进入他们的生活前，妈妈曾向史盖乐吐露，她总是“思考”一个“沉重的话题”。在那些日子里，妈妈把褐色头发扎成光滑的、“蓬松的”式样，她担心脑袋和身体比显得“太小”。每次头上银丝簇簇，妈妈就立刻染发，不过这是后话了。

师的建议，没有答应与丽山警察局谈话。精明的 W _____ 女士以高涨的热情问候毕克斯·蓝派克和贝茜·蓝派克，对“你们的巨大损失”深表同情，进而话锋一转，向他们提出这一“事实”：在我妹妹的死亡现场没有发现证据表明是外人、入侵者或“诱拐者”杀害他们的女儿：“对此你们如何解释？”据说对这一问题，我父母皆感震惊，因为 B _____ W _____ 开始显得那么友好。我母亲贝茜·蓝派克没等我父亲定下神来说话，便勇敢地微笑，开口道，“我们所能解释的只是上帝在考验我们的信仰，我们不会通不过这次考验的。一个陌生人进入到我们生活里，带走了我们亲爱的布莉丝——我们就知道这些，W _____ 女士！我没有杀害布莉丝，我丈夫没有杀害布莉丝，而且”——她眉间重重地皱了一下，双颊开始通红——“我们的儿子史盖乐没有杀害布莉丝。”B _____ W _____ 嚷道，“‘你们的儿子史盖乐’——为什么，这孩子只有九岁嘛，蓝派克太太。”母亲立刻说，“嗯，反正他没干。”

我仍然爱她，我爱她们两个。不过这真可怕，现在依然可怕。



* 部分“回忆录”消失在黑洞中，不知消失了多长时间，大约四十八小时的紧张性麻痹和健忘使这部分回忆无法复原，被永远湮没了。

我是谁,为什么我是现在这个样子

希望这是一个“充满灵感的文本”——可它不是。

美国人喜欢追问如何做,我所能提供的第一手陈述却是如何不做。(我最初给这份档案定的题目是《并非都是幸存者:史盖乐·蓝派克未经删节的故事》,另一个题目是《与史盖乐·蓝派克一同迷失》。)没有基督教有关罪过的故事——磨难——觉悟——拯救,这样的故事催人上进。在充满男性稳重感的晚间新闻之前是午后的电视脱口秀,主角是丰满的女人,主要就是这种“煽情的”——“令人伤感的”——“真正改变人的”回忆录,令人无精打采。

我相信的是:

罪过(原初的与派生的)

邪恶(大规模的与微不足道的/无价值的/常见的)

犯罪/犯罪行为(法律所界定的)

“由于堕落而漠视人类生命”(同上)

我还相信拯救/宽恕,如果这不是为了我,也是为了其他人。

唯一能以其宽恕“拯救”我的人,至今日午夜,将已然死去九十九天零十六天。

史盖乐 你在哪里啊 救救我

在写这篇文章时,妹妹十周年的祭日正迅速临近。我蹲在火车铁轨上,火车头冲向我,我瞪着它耀眼的前灯,似乎看到上帝被催眠了/麻痹了/无法走开。

史盖乐这里太黑了